

謝辭

1997年我退伍，盧非易老師好心收留我當他的研究助理，此後四年，我來回在盧老師的研究室與各圖書館之間，翻舊報紙做登錄，並一鍵一鍵地把僅存在紙本上的台灣電影各種數字敲進電腦裡。

從1997年秋天到2001年夏天，研究室裡進進出出的老師同學們，情願或不情願，大概都得在收銀機般的鍵盤聲裡和我分享他們對於盧老師的各種詢問。其中尤其多的是來問前途的學弟學妹們，年輕而認真苦惱著的表情，思考著人生裡哪個該做哪個不該做、走哪一條路通往哪一個目的地、要如何才事半功倍如何避免虛擲力氣……我記得老師各式各樣的回答裡，其中有一句實在非常適合寫在現在這張紙上。

「人生裡沒有白做的事。」盧非易老師說：今天覺得白做的工，在未來的某一天會忽然知道它的用處。

真準。當我每天帶著空白的腦袋坐木柵線搖搖晃晃的列車再轉車到政大，在研究室裡敲打幾個小時後，再帶著被數字、片目和戲院名稱塞滿的腦袋坐和早上同樣一個座位回家時，是怎麼樣也想不到日後會因此想出一部《台灣黑電影》來的。

因此，首先要謝謝盧非易老師，從我大學以來在學業及生活上的啟發。謝謝石昌杰老師和馮建三老師願意擔任口試委員，不吝指教，讓這創作報告能夠更完整。

要謝謝《台灣黑電影》的製片元鈴和慶祐，不只在這部片，也在人生的其他時候給予溫暖的幫助。謝謝新聞局輔導金贊助拍片的經費，讓這部片有被實現的可能。謝謝王峰先生、王重光導演、江日昇先生、楊家雲導演、蔡揚名導演和國家電影資料館，慨然提供珍貴的電影拷貝。謝謝侯孝賢導演、廖慶松老師、杜篤之老師、曾壯祥主任和謝嘉錕老師，給予許多寶貴的建議與協助。謝謝力修、阿哲、勝哲、孔鏘、亦潔、Jessica、小銘、俊蓉和許多朋友們，在影片製作與推廣時的貢獻。更要感謝朱延平導演、陸小芬小姐、李天石養館長、李泳泉老師、李筱峰老師、黃仁老師、黃建業老師、梁良老師、陳儒修老師、陳博文老師同意接受訪問，讓《台灣黑電影》的觀眾們分享你們的經驗與知識。

最後則是要謝謝我的家人，謝謝他們長時間對一個總是在做白工的人的理解與包容。